

~~70~~ 92997928

±

3

7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八編刻錄卷之二百四十四

全編

分類

唐胤勳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命胤勳為

初王智與既得徐州其勇悍之士

鳳門槍拔馬等七家常以二自命

使多備臣兵及騎師度使魏自依

之與之誰中欲酒地并和皆成為

日以爲中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盜類

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牟夢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哈佛燕京圖書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櫟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導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激變

極要出奇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泝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俎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狄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誑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宥，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釁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怕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此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寃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弊發兵擊之。彥曾猶豫未決，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撈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澠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泮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涘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

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救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龐勛引兵北

彥會所以  
目守善矣  
所以便民  
吾不知

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犇、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  
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  
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  
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  
蔡淮浙充郛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闕溢郭郭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會請剪滅徐州表其

詐四

五

復

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  
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  
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  
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  
囚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  
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數百乃斂兵屯城西  
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衆至萬  
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

品康道偉齋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

詐六

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鞞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有辛，讜者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愾曰：「前徃復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愾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愾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勳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使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竊功甚大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言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旣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賊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

許七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王宴權兵數退衄朝廷命叅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

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雨及鎖鑰帥衆歿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  
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  
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  
拒之帆止不進愔令鑰帥歿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  
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  
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鑰揚言賊不多甚  
易與耳師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  
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  
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  
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槌衝圍

此戰得沙  
陀力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衆與賊戰賊  
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  
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濰水夜襲鹿塘  
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  
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  
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濰水自鹿塘  
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  
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  
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  
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破王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犇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城黨皆以爲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溫庭結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歿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義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楛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歿，吳迥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發豐縣戍，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



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籍，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眾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歿。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歿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疾瞳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鄆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辯給。喜養亾命。咸通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亾去。威因奏大渠。威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

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主皆忿思亂賊聞之趨  
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  
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  
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  
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  
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因  
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追則遣  
賞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  
執刺史據安州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  
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

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  
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  
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  
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  
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可笑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  
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  
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  
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  
巢恨賞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合謀仙芝憚衆怒即不受  
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亾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

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  
數萬繇穎蔡保嶺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  
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  
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  
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  
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  
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  
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  
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  
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  
復起宋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  
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  
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  
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  
與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  
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  
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  
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主號衝天  
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

僖降

陽節度使鄭廷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郊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遂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歿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請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室廬殺人如藝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

去語

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持官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為

偽求表

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人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

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眾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蔽江，進逼汪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人皆窟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

李相出逐  
賊奇矣反

為賊所逐  
邪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歿溝壑十月巢據荆南脇李迢  
草表報天子迢曰吾髀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  
進驛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  
以五百騎釘轡藻鞮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鬪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荅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  
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之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

縱敵

巨容異心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  
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  
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  
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  
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湊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却乃  
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歿諸  
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  
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  
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  
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晟天平節度使賊方

養賊



議論不一  
敵棄之入

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澗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澗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兗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澗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可投以百官迎賊，巢

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攷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號檄關。戊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譟。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罪狀

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開菜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亾。微臣勝哥舒翰之歿。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攷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眾趨谷。承範惶遽使

將逃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艷，怒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携，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策

幸咸陽

迎賊二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財，號淘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改元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尚讓爲宰相，李儔黃諤爲尚書，皮日休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璠京兆尹，劉塘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有至者，乃大索里間，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等，歿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攻陽為賊將，王玖哀兵，俄而殺玖，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帟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眾數千隨弘夫及諸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亾，尚讓怒，殺吏，轍剔目懸之。諸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巢嬖人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畿四面都統，敕

朱致軍馬嵬，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據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瓌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院。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二十里，斂爲京觀。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層聚俘。

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闈，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嚮衙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通鑑  
唐紀  
卷一百一十五

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璿修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畧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飢，時

朱溫賜名全忠爲軍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  
陳趙犇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  
竭水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  
濟河而夷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  
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  
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  
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  
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  
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歿巢引殘衆走  
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  
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胙城入寃  
旬克用率軍窮躡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  
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  
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  
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  
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  
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乃自刎不殊  
朴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  
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四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  
從子浩衆之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  
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彊家登進思率壯士  
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蓬  
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鉄槍時號李鉄槍  
元兵至山東全毋及其兄死焉全與兄福聚衆數千  
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  
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蹇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  
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霆卽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峒、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敗山陽、誘致米商、斗輒售數千倍、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歿、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義群豪、叙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寇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

異骨奇

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感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塋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為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意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全將盧鼓槌者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洪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金進達州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菖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爲結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

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灰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劉瑋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法如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

李不能用  
淮水而金  
反決汝水

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  
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  
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  
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  
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  
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  
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  
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汝水而決  
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  
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  
有三千虛籍今當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  
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  
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  
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  
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  
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朝以劉全爲總

不逞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舩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全大敗

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迫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

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塲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塲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遣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嚮也。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闡，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遣

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漸以歸。國旣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卽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  
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  
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  
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  
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叅亦  
當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  
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  
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  
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  
先主暮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

此法甚易  
事妙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  
充斥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八紘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徒  
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  
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  
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全  
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  
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  
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  
有衆八百涉徒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  
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則  
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  
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  
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  
計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  
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  
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  
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腫入城與  
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先  
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  
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  
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  
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  
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  
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  
福。喜。夜飲而遣之。謀國縊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  
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楊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  
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  
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  
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襄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  
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  
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  
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  
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  
刑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  
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  
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

天下紛紛  
豈有如許  
厚賂

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幸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全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宰相春此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晞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人僞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

翼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  
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  
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  
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  
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  
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  
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  
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  
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  
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  
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  
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  
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  
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  
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  
又有苟夢玉書卽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  
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饋餞夢玉如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無主張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晞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鉄錢券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千錢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  
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  
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  
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徃來經理元兵攻  
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  
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  
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  
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歿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  
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  
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受賄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  
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  
雅意建聞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  
牝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  
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牝亦垂涎代瑋從  
史尤力以瑋知楚州牝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  
以戶部侍郎召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  
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牝自揣資望視  
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

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歿、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歿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逆、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歿、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于

臣自意表

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求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歿、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珙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旣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可笑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



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兼制，置翀辟杜來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二妾以行。至賊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向南再拜，欲自繼，而使其黨救之，曰：「今北歸蒙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灤，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師窺伺元將俚砮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  
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  
以獻俚砮奴俚砮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  
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  
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狎狎大  
喜幕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  
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  
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狎及僉幕促之皆  
謝以朝廷撥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  
建闔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闔以困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狎飲狎至而楊氏不  
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狎命召諸幕客以楊氏  
命召狎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  
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狎  
及見之福兵欲害狎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西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道帥必  
斃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闔就以帥  
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  
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  
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

將國安用聞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

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怵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怵輕僎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

朝議輕淮  
大裂如是

降金

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  
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  
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歡早發虎兒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追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  
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  
官欲得錢糧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  
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即日  
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  
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媼金官惠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慟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誅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邀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襪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徒其半于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亾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笈厚募南  
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  
笈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  
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  
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  
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  
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遂奪  
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全  
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  
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

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  
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  
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  
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全嘗  
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  
爲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  
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  
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  
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  
民兵捍禦爲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  
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  
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  
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  
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遽絕  
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諸  
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  
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賓從所過  
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  
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  
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  
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  
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  
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  
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荅朝  
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  
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  
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永免入城  
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  
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  
趙璈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黏板鍊鐵錢  
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木  
手又給璈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  
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  
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  
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  
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  
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船入湖爲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守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敢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納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卽力贊討。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金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璫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圍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旣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璪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璪夫亟遣劉易卽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璪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趙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斤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旣入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金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日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纒，管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丙酉，全分路鏖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

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全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而塔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騎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闡，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諾。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禡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取。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諾。命謂人曰。相公歿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諾勅旣焚。則一賊爾。盜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歿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歿。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諾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城。卽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寧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  
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辟其尸而分  
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  
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詣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  
幾國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  
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  
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親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霧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  
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秦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  
之吉別遣全子才將藹五千人與余玠犄角取鹽城  
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  
圍卞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  
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翟溝范葵分  
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  
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度中別將

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葵遣諸軍薄  
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  
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  
之舟師過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  
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  
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  
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  
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子才率趙必

勝王旻軍多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  
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  
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  
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  
爲我所降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  
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僞計議馮垕潘于欵于  
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  
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  
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  
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  
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  
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  
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  
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砦城大敗楊氏歸  
漣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  
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  
行淮陰降金遂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  
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年而後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  
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  
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  
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  
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  
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  
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  
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

為焉。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王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今郡國之變盜賊如愛子弟如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力，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莒僕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徑，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歿  
河南諸將手李泌破賊期對

### 盜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  
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武仲論詰盜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旣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

張敞請自治渤海膠東盜賊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  
知山川變詐爲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  
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  
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  
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  
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  
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劉陶盜賊疏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  
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  
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  
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藪。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况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胸。擁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車南募兵防寇盜

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

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

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

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

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

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

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

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

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

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

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

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

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

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

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

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

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編頁集 卷一百一十一 盜類 七

富公在仁  
宗之朝已  
預知此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  
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  
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  
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  
事迹已復萌露。富弼論西鄙用  
兵盜賊竊發  
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  
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今歲府界京東西水災  
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  
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  
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勅。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  
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  
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光論京東京西  
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  
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  
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  
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逗  
遛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  
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擢趙瞻論京  
東盜賊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亾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礮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錫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亾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亾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徃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有此可以革貸錢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博比暮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鯁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北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一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歿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西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

及徐沂、兗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賜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賜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顛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篡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守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  
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  
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  
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  
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兵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  
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  
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  
五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  
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  
陷陣。司馬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  
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  
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  
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  
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  
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忙中不乱  
以軍貴罷  
疾兵

還操還鄆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旣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義頸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

按名  
義

謀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謀頓首  
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謀生得  
衆爲謀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  
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  
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  
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分畫  
不明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  
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  
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  
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津荀攸說操曰  
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  
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  
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  
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陂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復以爲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敝也尚破我盛何敝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眾操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媧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時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操將

嘗慮 襲許

征之鑿渠自呼沱派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

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國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歛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關、付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注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瑯琊人，大司徒湛之後。父完，沈深有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  
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  
佞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  
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  
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  
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旣無任姒徽音之美又  
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  
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  
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  
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  
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泣過訣口不能  
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  
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  
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  
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  
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  
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竝拜爲貴人及伏  
后一以報書仇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以速女貴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于孫

諸葛延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旣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旣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懿操之  
奸以毒壯  
中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龐參、南鄉太守傅芳，驕奢竝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爲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旣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荆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從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操善臨事  
決機懿善  
先事審勢

而令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保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中  
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  
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綱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  
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樁其心夏口東關賊之  
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  
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  
竝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  
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  
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爲後  
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  
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  
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  
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  
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  
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  
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  
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  
襲督軍薛悝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  
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  
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  
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坡溉田數千頃國以克  
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  
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  
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  
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  
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丈原諸  
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  
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拘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曾武侯病卒無太白

刑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藜懿使軍士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為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入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

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  
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  
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  
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既  
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  
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

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  
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  
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圍突  
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  
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  
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  
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儒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儒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竝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吐

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下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澗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

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

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荊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狃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子丹爽父真之字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懿不聽初

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懿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二于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字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逵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凌至項仰鳩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爲崇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入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

公休詩  
葛誕字

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削昭

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鑲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媢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

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明帝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酈衆六萬渡淮，而西師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旣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師目有瘤疾使鑿割之。鴛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遺子覲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

筏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

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令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于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武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楫及儀奉其母來犇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楫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眾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二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鴛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八統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克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躡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  
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  
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  
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  
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  
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  
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  
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劔閣不暇守  
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  
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

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  
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  
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  
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由破蜀將諸葛  
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維縣禪降昭自爲相國總  
百揆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  
使譖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  
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  
鎮于鄴追護軍賈克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  
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

八經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悌言于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  
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  
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  
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爲王二年昭卒年  
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  
而鳩之卒

諸葛誕瑯琊人也爲吏部郎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  
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  
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

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  
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脇略者  
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  
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  
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漢朝今天下爲一當鞞戢于七朝刺史分職皆如漢

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  
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急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竝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旣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  
後因食麪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  
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  
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卽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崩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笈于曜乘羊車肉袒銜壁輿觀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觀受壁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及群官竝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歎歔流

涕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  
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  
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  
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  
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叛署號  
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  
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  
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也東海王越之  
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  
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守周顛刁協等爲腹心  
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  
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  
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  
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  
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  
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  
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  
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禮，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口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即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閤，牀第易誣，乃言帝為闕，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于酒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復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綸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傳亮承裕密旨  
 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瑯琊弟劉裕以為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  
 帝于內房

以平當獄矣任更風少清貴人務因帝細交密刺擊  
 國舉而厥之執貴人亦當平幾三十帝趨之曰武  
 三欲于身交之始未平身是也帝以共強之七葉林  
 既不... 帝... 出... 入... 之... 量... 而... 于...  
 不... 文... 三... 也... 備... 常... 以... 為...

編類纂

